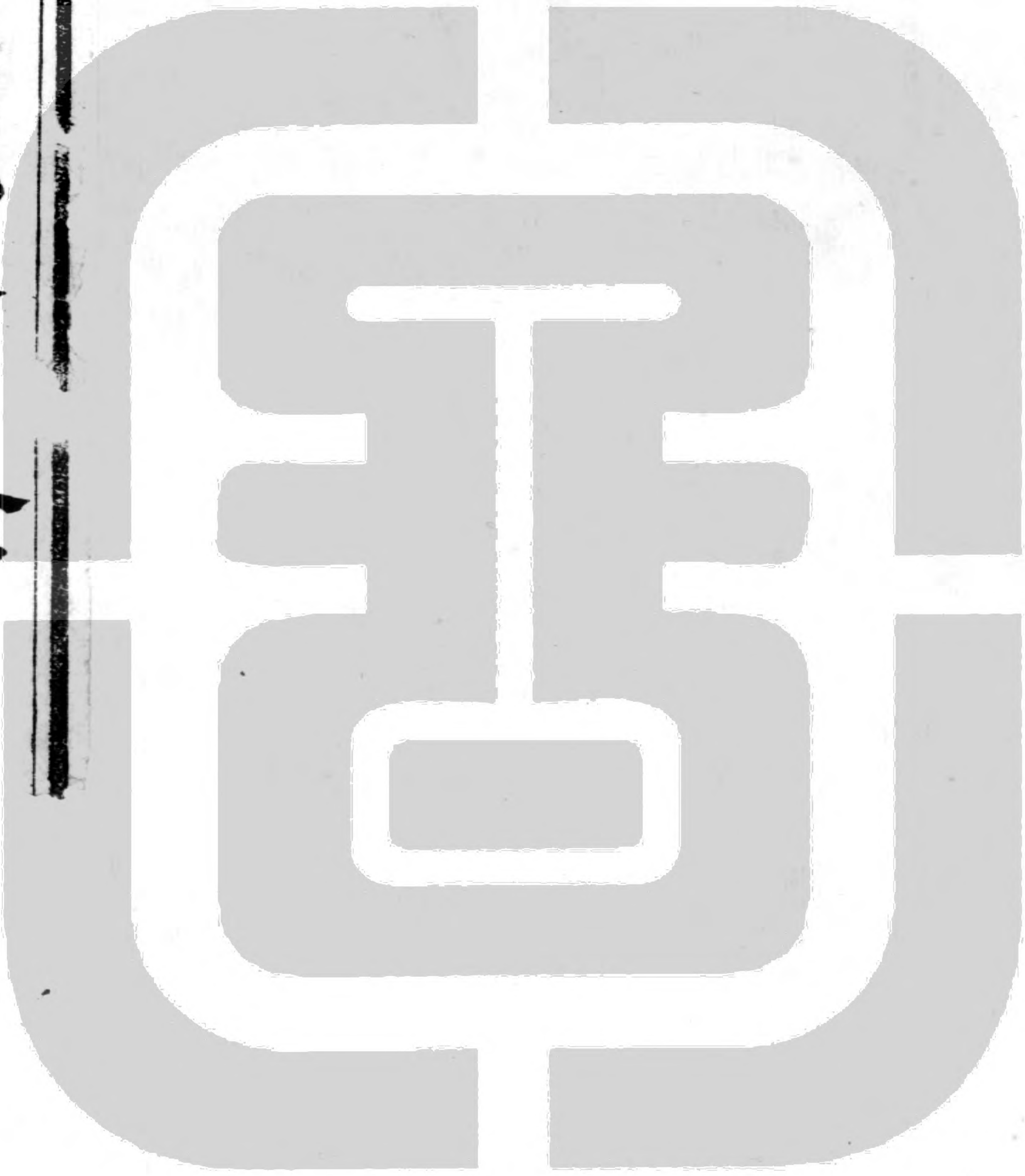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疏證

金



韓非子

韓詩外傳疏證

韓詩外傳疏證序

退食之暇偶取所藏韓詩外傳諦觀之竊憾其字句多脫誤而未有以正也一日舉以語陳虞部愚谷虞部遂言曰是書舊無善本驟爲增訂之慮非闕疑之義而亦有不必然者嘗檢本書所記凡二百九十餘條而互見於諸書者蓋不啻十之七八今但薈萃以觀則其文義自明家琢軒先生固嘗爲之矣迺出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以本書爲綱而取諸書之互見者備錄於左方其原有注者間亦摘附其下卷次如其舊而簡牘增數倍焉李善之注文選也自標其義例曰諸引文証或舉

先以明後或引後以明前或文雖出彼而意微殊茲編所錄有在韓氏前者有在韓氏後者有事雖異而文則同者蓋亦李氏之遺意大抵周末洎漢初諸子据事類義多從同同而傳聞異詞於世次之後先名氏之出入異同詳略蓋多有之而醇疵疎密卽緣以見焉各從其舊錄之善學者可以靜觀而有得也已琢軒諱士珂蘄水宿儒由歲貢生舉乾隆丁酉鄉試戊寅之夏其文孫國錄沈庶常澣以假歸舉是書付劄劂氏且來請序余因述其書之梗概俾弁諸簡首他日依此例盡取諸書互爲主客於以化專已守殘之陋與入主出奴之私不

亦善乎

嘉慶二十有三年季夏月撫楚使者海豐張映漢撰

韓詩外傳疏證

治際安

蘄水琢軒陳士珂輯

澤蘭階

男光詔金門孫

沆秋舫

同校

澣大雲

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三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卷五 二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叙錄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史記儒林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

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
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
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漢書儒林傳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同上

韓詩二十二卷韓詩外傳十卷

隋書經籍志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同上

韓詩十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唐書藝文

志

隋唐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際韓詩亦亡

通志藝

文略

韓詩外傳十卷

宋史藝文志

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雖非

解經之深旨而文辭清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
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

互見諸書目錄

經部

尚書大傳

春秋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繁露

禮記

大戴禮記

禮緯含文嘉

孝經

孟子

爾雅

史部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列女傳

吳越春秋

子部

管子

晏子春秋

老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尸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說苑

新序

孔叢子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六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
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女傳

列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珮璵而浣者孔
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
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
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
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奠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
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
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
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

鄙之人也辟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貲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遇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
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
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貲財棄於鄙野妾年甚少
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
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
謂也

列女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疾共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
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
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
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
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
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
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

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
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
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
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
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
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儀解

孔子家語五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

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

弱陵強兵共殺之

文子符言篇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荀子

天論篇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扁善之度

楊注扁讀爲辨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

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智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侵食飲

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
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
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
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修

身篇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
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
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
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
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
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
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
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
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
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憚
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二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說苑立節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
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
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
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
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
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
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莊子讓王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
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
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
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
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
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

矣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

大戴禮記哀

公問五義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孔子家語

五儀解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
 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皦皦容人之混
 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
 故馬鳴而馬應之非和也其執然也故新浴者振其
 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漻漻

漻漻明察之貌子謂反

受人之域域

楊注域當為惑

者哉

荀子不苟篇

楊注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某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

不行一於此某故不爲軾也

說苑立節篇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
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
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
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
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
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
者爲無禍

淮南子詮言篇

善怒者必多怨善予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

能勝理故譽見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爲害始
福爲禍先不求利卽無害不求福卽無禍身以全爲
常富貴其寄也

文子符言篇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
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
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
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
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

篇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者也信哉賢者之不
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
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
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
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
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
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
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
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罄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鞀賓左五鐘皆應以治額貌額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鞀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鞀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尚書

大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說苑建本篇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
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
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
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
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
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弗得學
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

禮記雜記下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纒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穆伯之喪敬伯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

孔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

也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

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禮記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拍膺無憂容有

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

子之令德也

國語

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

補注人字乃八字之訛

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

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

戰國策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鬪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

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
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
之日月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
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
年生贖而後能行三年顙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
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
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
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
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
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篇

說苑辨物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善
哉 新序義勇篇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
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
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
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宋人殺昭公趙宣公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
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明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蹙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國語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殃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隳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絃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篇

水濁者魚斃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執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琴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淮南子繆稱訓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欲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

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
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
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說苑

修文篇

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
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
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
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
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
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
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
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礫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
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

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鮑焦衣弊膚見挈舂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巳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舂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稿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新序節士篇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此之謂也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

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貴德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

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宣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

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何注堙上城具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
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
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
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
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春秋公羊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
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
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
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失利之半越王句
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
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
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隣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隣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列女傳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
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
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
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列女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
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
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
妾得於王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
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
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
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

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
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
曰今日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
王曰爲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
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
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爲相數十年
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
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
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新序雜事一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
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
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
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
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
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
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
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
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宜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季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列女傳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人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戰今先王之

言勝故肥

尸子太平御覽引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韓非子喻老篇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治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
舍詩曰如切如琢如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
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
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
爲神則凶也

荀子天論篇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楊注黨見見頻見是

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
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
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桔耕
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稼惡糴貴民飢道路
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
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不別男女淫亂則
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
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蓄甚慘勉力不
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
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同上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
草木根莖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隆則撼必先矣君
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
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
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
其泣矣何嗟及矣

豐墻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
垓不深未必撼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說苑建本篇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無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遠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荀子法行篇

夫雪霜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施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

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

高注厭持也搔勞也

治官理

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

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

淮南子詮言訓

傳曰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

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莊子達生篇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

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荀子哀公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

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新序

雜事五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家語

顏回篇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仰天而歎
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
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
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
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
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
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
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
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

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草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厨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鈎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

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

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新序義勇篇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呂氏春秋

離俗覽高義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史記循吏傳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返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
 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
 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悌悌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
 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
 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此君子之行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

補注採曲者曰直己
隱正方者曰括

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

大戴

禮記衛將軍文子

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
 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

孔子家語弟子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郟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
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
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
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

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

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家語致思篇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
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
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
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
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
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盪盪乎
其義不可大也嗛乎其廉不可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寬
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君子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
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
有以殊於世也

荀子不苟篇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
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
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
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
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
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
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
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

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罪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史記循吏傳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鈎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新序節士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
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
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
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
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
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
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
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

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往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夫負釜

甌妻戴紕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掇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列女傳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
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
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
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
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噓然而笑
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
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
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人殷殷王
而夏亡

新序刺客篇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曰盍歸於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
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憫然歎啞然
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
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尙書大傳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
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
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
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瀾而食之者何也
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
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
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
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
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
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
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
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
也

新序雜事五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

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說苑政理篇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活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

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
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
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
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于將死而諫逾忠伯
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
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
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說苑立節篇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
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
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
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
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
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
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
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
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
而彈詩曰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
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
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
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
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
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
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
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
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
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
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泮
泮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
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
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
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尙書大傳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
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
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
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
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
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乎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

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驚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
僥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
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生之術也

荀子修身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
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
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

禮記學記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
掩一國身有至貴之爵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
之則貴最天下

尸子太平御覽引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
 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
 文詩曰親結其縢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禮記曾子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
 序也

禮記郊特牲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至阼階以著代也

禮記昏義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卽治道通矣原天命卽不惑禍福治心術卽不妄喜怒理好憎卽不貪無用適情性卽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卽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卽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

欲不過節卽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已而得矣

文子符言篇

書